

面下有糖

□朱小平

三姐填补了我最初缺失的部分记忆,她说,她看着我在外婆家的茅屋里出生的。那是一个寒冷的雪夜,父亲在远方开车拉煤,肚子疼了几天的母亲,从别人家做衣服散工回来,实在忍不住疼了,才哼哼唧唧地躺上床。捱到半夜,我响亮的啼哭声就把母亲的呻吟声压了下去。外婆将昏暗的煤油灯灯芯捻长,三姐惊醒着掀开被窝探出头来,她看见我红扑扑的小胖脸,鱼嘴儿吧嗒吧嗒,黑眼睛却一直紧眯着,不看她也不看母亲和外婆。三姐替我看了她们当时的表情,并无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欣喜,倒也没有嫌弃,只是有些失望。母亲期待再添一个“弄璋”的,万一摸不到玉,也好给我哥将来种田时抬水泵柴油机搭把手,不料却生了个“弄瓦”纺纱的。外婆安慰母亲:“生男生女都一样,大人吃了亏,面条总是要吃的。”

那时,面条在我们“鱼米之乡”是稀罕物,只有月子婆和寿星才有得吃,素白细腻的面粉,发酵揉搓成扁平的长面条,寓意“平安顺遂,长命百岁”。外婆连夜做了一碗加荷包蛋的长面条,端到母亲床前,顺手掖紧了三姐的被窝,剩下关于我的成长记忆,三姐都交还给我了。

幼年时期,我很少见到父母,哥哥姐姐们在奶奶家上学。我时常望着外婆家灶檐高挂的那块熏腊肉,问什么时候吃,外婆说客人来时。于是,我的日子就是坐在台阶的小板凳上等客人来。我想要等来的客人是父母和哥哥姐姐,等得我打盹昏睡,醒来面对空洞的蚊帐顶及茅屋檩梁木上的虫眼黑窟窿,吓得大哭,哭了很久才有回应。粗心木讷的外公,习惯用他那双笨拙的大手,一把掐紧我两个腋窝将我抱起,高举在空中,那种无法挣脱而且说了他也不懂的痛感,外婆已忍受多年。话语不多、笑容越来越少的外婆,接过我揽入怀中,不停轻拍抚摸我的肩背,然后给我顶着一个尿素袋子或戴上一个斗笠,坐在她忙活的菜坨土行上。在季节交替中,我跟着外婆的菜苗儿渐渐长大了一点。

五岁时到奶奶家靠近县城的渔场启蒙上学,三个姐姐去了寄宿中学,哥哥也上小学三年级了。母亲依旧早出晚归,父亲仍然常年在奔波,我和哥哥的一日三餐由奶奶操持,桌上放着一碗白菜煮得深黄,另一碗白萝卜煮得糜

烂,我却能闻到从厨房出来的哥哥嘴里哈出的干鱼香气。很想摔掉筷子生场怨气,又怕奶奶捡起筷子敲打我脑袋。几次跟哥哥争吵,奶奶不问青红皂白,一律把苛责的目光全投向我一个人。我只得默默放下筷子去上学,一路踢着小石子,驱散心中的不快。

假期生活由十几岁的大姐掌管,要么几粒豆豉开汤,要么乱炖一锅粥。好在“水猴子”二姐,出门从不空手回来,总能捉到一碗迎水鲜鱼。最小的我还不会挑刺,抢菜时老输,哥哥姐姐们急着去玩“假架”游戏,二对二在两堆稻草垛上打“擂”,故意撇下我,我赖在稻草垛边揪住稻草不放,说要给母亲告,哥哥姐姐不管我。大姐烦了,吼我一句:“走开!你是妈妈不想要的一个搭头小拇指。”

我伤心地走进房间爬上床,藏在折叠的被子与墙壁之间抽泣,回想起以往的各种被轻视,我决定躲在这里不出去,试试看有谁会寻找我?等着等着,我就蜷缩在里面睡着了。

天快黑时,哥哥姐姐们喊我吃饭没人应,屋里屋外寻不到人影,左邻右舍都问遍了,消息很快传到在邻村做衣服的母亲那里,她丢了尺子剪刀就往家里跑。我的乳名在夜风中颤抖,大姐二姐扶着跌跌撞撞的母亲,打起手电筒循着沟渠池塘四野照,手电筒的电池减弱,照见水面浮起一个黑影,她们以为是我,其实是一个朽树窠。不会游泳的母亲,一头扎进冰冷的深水塘。

外面的喧嚣声越发大了,亲戚邻居纷纷赶来,母亲已哭得声嘶力竭。这时,我醒了,从房间里走出去,母亲惊喜地抱住我紧贴在胸口,没有说话,一屋人也出奇地静下来,好一阵母亲才回过神来:“么女饿了吧。”印象中,那是母亲第一次为我下厨,煮了一碗面条,没放油盐,舀了一勺红糖垫在碗底。我坐在母亲的怀里,她把面条绕成鸡腿棒的模样,柔声地告诉我:“面下有糖,拌匀了吃。”

后来,在几十年的生活中,常有“清风明月伴我坐”的孤单冷清,也常遇“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辜负。每当我因此而失意迷茫时,总会想起母亲为我煮的那碗糖拌面。原来,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,那就是给你爱的人减少悲苦减轻孤独感。而这看似平淡的生活表面,也总有爱你的人在暗自为你存甜。

南昌印象

□黎海燕



南昌八一广场纪念碑。(郝梦 摄)

◎与八一广场纪念碑对望

砖缝里还回荡着
一九二七年的枪声
十月一日的风唤醒沉睡的城
是了,不会错
这片广场
把“第一枪”的记忆
焊在了掌心

纪念碑指向云端
像一柄未收的钢枪
需要多少吨霞光才能匹敌
塔上永恒军旗的红色
脚下的土地
还残留着热血的温度
需要多少封家书

才能安放忠魂的梦乡
孩子们在风里奔跑
大人的脚步
踩着岁月安稳
每一缕热闹和祥和
都轻轻飘向云端
递交给那些遥远的英灵

不必担心风雨,不必担心赴险
你们的初心
早已长成基因链
无数的新生代站在这里
既是铭记
也是答案

◎在滕王阁忆王勃

王勃还未走远
着青衫的少年
仍在江雾里跋涉
庆幸老翁的“时来风送”
没错过这场盛宴

不敢说自己是客
只把山海折成谦辞
在众人的谈笑声里淹没
直到笔墨铺展
“秋水长天”漫进纸页
“鹤汀凫渚”漾出鸟鸣
一群目光
幻化为鱼

无意指点江山

笔下,身后都需留白
终是曲高和寡
童仆打马追来
追了个——空
长江空流
初唐四杰首席之位亦空

阎都督眼拙
滕王阁终是胜了几筹
它缠着王勃的诗句攀援
借骕骥和意象
把飞檐举向流云
让朱漆映着月色
成了千年里
一直亮着的风景

◎赣江写意

站在滕王阁的影子里
看赣江摊开素绢
款款写落霞,写雁阵
渔舟没有唱晚
一艘大船和着节点
与江潮共涨
风很温柔
将楼群变成瓷屏和笔山

没有“高朋满座”的宴饮
流觞曲水的场子铺开
不必等雅集
风过便是一场盛事

着唐风的小姐姐
罗裾拂过台阶
鬓角沾着花香
似千年的帆影归来
与此时的楼,眼前的江
组成新章

再望江水
不只有“人杰地灵”的旧韵
更载着满城的繁华,缓缓流淌
每一朵浪
都在写着新时代的序章